

第一部分

企业内和企业间 劳动分工

亚当·斯密(Adam Smith)

《国富论》中的有关论述*

Adam Smith(1723—1790)出生于苏格兰；1740 年，在格拉斯哥(Glasgow) 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752 年至 1763 年任格拉斯哥大学伦理哲学教授，1778 年至 1790 年任苏格兰海关关长。《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奠定了他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创始人地位。

* 摘自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初版于 1776 年。我们使用的是由 Edwin Cannan 编辑, 1937 年出版于纽约的现代图书馆版(Modern Library Edition)。

劳动分工

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改善 以及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的提高，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通过讨论某些制造企业中劳动分工的状况，能更容易地理解在社会一般企业中劳动分工所产生的结果。一般人认为 在极不重要的制造企业中 劳动分工最彻底 也许 和相对重要的企业相比，在这些企业中，劳动分工程度事实上并不高 在满足少数人少量需要的这些不重要的企业中 工人数量必定很少，在各个部门工作的人常常可以集中到一个厂房内，让人一览无余。相反，在那些满足大量人口大量需要的大企业中 每个部门都雇用了大量工人 人数之多使得无法把他们全部集中在一个厂房内，我们很少能同时看到一个以上部门的工人。在这类企业中，工作实际上分割为比小企业多得多的部分 但是 这种分工并不像小企业中那么明显 因此相对不为人瞩目。

我们举一个很不足道的企业——制针厂——作为例子^①。制针厂的劳动分工经常为人注意，一个没有受到这方面业务培训（劳动分工使这种培训本身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职业 又不熟悉制针机械 也许正是劳动分工使得这种机器的发

^① 采用这样一个例子的另一可能原因是也许可以以统计形式展示劳动分工的优势。

明成为可能 使用方法的工人 即使竭尽全力 恐怕很少能在一天内制出一根针，而在一天内制出二十根针是绝无可能的。但是，以今天的制针作业方式而言，不仅整个作业是专门职业 而且 还分为许多部分 其中大部分同样是专门职业。一个人负责抽铁丝 另一人负责拉直 第三人切割 第四人磨出针尖来 第五人磨出针头 仅仅磨出针头就需要两道独立工序 装上针头是项专门工序 涂白是另一道工序 甚至把针裹到纸里也是一道工序。以这种方式，制针大约被分为十八道不同工序。在一些工厂中 不同工序由不同的人进行 在另一些工厂中，同一个人有时负责三四道工序。我见过这么一家小工厂，它只雇用了十个人，其中一些人就负责两三道工序。他们都很穷 只配备了必需的机器 但在他们勤奋工作时，一天能生产出十二磅针，一磅针中约有四千多根中等大小的针。因此，这十个工人一天内能制出四万八千多根针。这四万八千根针，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约为每天四千八百根针。但是，如果他们个人单干，并且其中没有人受过这方面的业务培训，可以肯定地说 没有哪个人能在一天里制出二十根针 也许一根针也制造不出来 由于他们合理分工协作 他们现在能够制造出的针肯定不止两百四十根，甚至不止四千八百根。

在其他工艺和制造业中，劳动分工的效应也与这一例子类似；只不过在其中许多企业中，劳动分工程度并没有如此高，操作也没能简化至如此程度。但是，只要引入劳动分工，在任何企业中，劳动生产力都能相应提高。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效果 才有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区别。在工业水平最高、最发

达的国家中，这种区别程度也最高。落后社会中由一个人进行的工作，在发达社会中一般分给几个人进行。

由于劳动分工，相同数量的工人能够进行的工作数量的巨大增加 源于三种不同情况 其一是由于各个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 第二是节省了在转换工种过程中损失的时间 最后是大量机器的发明便利和节约了劳动力，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

首先，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必然增加他能完成的工作量；劳动分工 通过把每个人的作业简化为一种简单操作 通过使这种操作成为其毕生从事的职业，必然大大提高他的熟练程度。一个习惯抡锤但从没有制过钉的普通铁匠，如果有一天不得不勉力为之 我敢说 他极少能在一天里敲打出两三百根钉，而且他制出的钉子肯定质量低劣。一个习惯制钉但却不是专业制钉匠的铁匠 竭尽全力 也很少能在一天里打出八百根或一千根钉子。我见过几个年龄不足二十岁的青年，他们以制钉为业 在他们竭尽全力时 每人每天能制出两千三百多根钉。但是 制钉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操作。要拉风箱 还得时而调整火力 烧铁 打制出钉的形状并且在敲打钉头时还得换工具。制针或制金属钮扣的作业也被分为不同的操作，这些操作更加简单，一个毕生只进行这类操作的人 其熟练程度自然要更高。这些人进行此种操作的迅捷程度，对那些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的人来说，是超出了人的所能的。

其次 转换工种一般要花费时间 节约这些时间所带来的

好处比我们所想像得要大得多。从一种工作转到在另一地点上使用完全不同的工具进行的另一种工作不可能会很快。一个经营着一个小农场的农村纺织工，从纺机走到农田、再从农田回到纺机前，肯定要花费大量时间。当两项作业能在同一个工作地点进行时，时间损失无疑要少得多。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损失依然很大。在从一种活计转到另一种活计上，人们一般会悠闲一番。在第一次进行一项新工作时，人们很少会全身投入，很少会热情高涨；就像人们常说的，他们的心思不在那上面，有时，他甚至是在磨洋工而不是专注于工作。闲散和心不在焉的习惯对农村工人来说是自然养成的，甚至是必然的。他们每半个小时就得换种活计和工具。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里，他们的活计要换二十种，这就使他们几乎总是闲散、懒惰，甚至在紧要关头也不会全身心投入。即使在熟练程度上不逊于他人，仅仅这一点肯定也会大大降低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点 也是最后一点 每个人肯定都能感觉到使用顺手的机器是多么的便利和节约劳动。这里甚至没有必要举例说明。我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大大便利和节约劳动的所有机器的发明似乎都源于劳动分工。当人们专注于一个目标而不三心二意时，就更有可能发现实现目标的更简易、更方便的方法。而由于劳动分工，所有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集中到某种简单目标上。因此，某些受雇从事某种具体工作的人会找到适合自己工作的更简易、更方便的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只要其工作性质允许实现这种改良。劳动分工程度最高

的工厂所使用的大部分机器最初都是普通工人发明出来的。他们受雇于某种很简单的工作，自然会把头脑用于找到进行工作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上。经常参观这种工厂的人会看到很精巧的机器，它们便是由这类工人发明的，目的是便利和加快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工作。最早的蒸汽机需要一位儿童根据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路。有一位儿童喜欢和朋友玩耍。他发现，把一条绳子系在通路的舌门把手上，另一端系在蒸汽机的另一位置上，舌门就可不需人力而能自行开闭。蒸汽机自发明以来实现的最大改良之一，就是以这种方式，由一位想节省自己劳动的儿童发明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机器改良都是由机器使用者发明的。当制造机器成为一门专业时，许多改良来自机器制造者的智慧。一些改良是由哲学家或思想家想出来的，他们的专业是观察事物，因此他们常常能够把大量相距极遥远、几乎没有联系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的进步中，和其他一切职业一样，哲学或思考就成为了一个特殊市民阶层的主要的或唯一的业务和工作。和其他一切职业一样，它也细分为许多不同的分支，不同分支为不同的哲学家群体或阶层提供了职业，和其他一切职业一样，哲学这一职业的细分提高了熟练程度，节约了时间。每个人更专业于自己的特殊分支，完成的工作更多，科学的数量也因此而大量增加。

由于劳动分工的结果，各种产品产量大增。在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富裕普及到最底层的人民。每个工人除满足自身需要外，都还有大量的自己生产的产品要出售，并且由

于人人都是如此，所以，他能够用自己大量的产品交换他人大量的产品，或者等价地换取他人大量产品的价值。他大量供给他们所需的产品，他们也充足供给他所需的产品，普遍的富裕遍及社会各阶层。

在一个文明繁荣的社会中，看到最普通的技术工或日工的日常用品，你会意识到为他提供这些日用品而使用的人数之多无法计算；而且，在这无数人从事的行业中只有一部分——很小一部分——用于日用品的生产。例如，日工穿的毛线衣服，尽管可能十分粗糙，可仍然是无数工人合作劳动的产品。甚至完成这样一件家常衣服，就需要牧羊人、捡羊毛工、梳毛工、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以及其他许多人共同工作。而且，把原料从一些工人处运到另一些工人处——他们的住址常常相隔遥远——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商！把染工用的各种原料集中在一起得需多少航运，说得更具体些，需要雇多少船工、水手、帆布制造者和绳索制造者——许多原料常来自天涯海角。要制造这些最普通工人使用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种劳动呢！不说复杂机械，如水手驾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车，甚至也不说纺工用的纺车；只让我们分析一下制造一种最简单的机器——牧羊人剪毛用的剪刀——需要多少工种吧。要制造一把剪刀，需要矿工、熔铁炉建造者、木材采伐者、熔铁厂烧炭工人、制砖者、泥水匠、在熔铁炉旁服务的工人、机械安装工人、铁匠等共同协作。同样，如果我们要考察衣服和家庭用品，如贴身穿的粗麻衬衣，脚上穿的鞋子，就寝用的各种床铺和床上用品，烹制食物的炉子，由地下挖掘

出来而且也许需要经过水陆运输才能送到他手边供他烧饭的煤炭 厨房中一切其他用具 餐桌上的一切用具 刀子和叉子，盛放食物和分取食物的陶制和锡蜡制器皿，制造面包和麦酒供他吃喝的各种工人，那种能透得热气和光线又能遮蔽风雨的玻璃窗，使世界北部成为极舒适的居住地的大发明所必须借助的一切知识和技术，以及工人制造这些便利品所用的各种器具 等等 总之 如果我们要考察这一切 并分析制造其中各种东西需要多少种劳动 我们就会认识到 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协作 在文明社会中 最卑微的人不可能有——按照我们的错误思维——他所适应的方便简单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和大人物奢华的生活相比，他的用品无疑十分简单方便；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欧洲王储的用品也并不总是超过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很多，因为后者的用品超过了许多非洲国王——成千上万衣不蔽体的奴隶的生命和自由的绝对统治者。

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

因为正是交换的力量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可能 因此 劳动分工始终受这一力量的大小限制 或者换句话说 受市场规模限制。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有动机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职业中去，因为他无法用自己所拥有的剩余——自己的劳动产出中超过自己消费的部分——在他需要时，交换其他人劳动产出的剩余部分。

一些行业，甚至一些最底层的行业，只能在大城市中进行。例如，搬运工只能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和谋生。对他而言，村庄的空间太小；即使是普通市镇，也很少能大到可为他提供固定工作的程度。分布在像苏格兰高地那样的偏僻农村中的孤零零的小村落中，每个农民都必须同时是家中的屠夫、面包工和酿酒工。在这种环境中，在一个铁匠、木匠或瓦匠周围方圆二十里地内，我们很少能为其找到一个同行。离他们至少有八里、十里地之遥的散居人家，必须学会做许多种零工。而在人口密集在农村，人们就会叫那些工人来帮忙。在几乎任何地方，农村工人都必须掌握使用同类原材料的几门不同但十分接近的手艺。农村里的木匠必须会做每一种木工活，铁匠必须会做每一种铁物件。前者不仅是个木匠，还得是细木工、家具工，甚至要会雕刻、制作车轮、制造耕犁、制造二轮车和四轮车。后者的工作更繁杂。在苏格兰高地那种偏僻的内地，不可能有诸如制钉工这样的职业。制钉工以一天制造一千根钉的速度，在一年中的三百个工作日里，他能制造出三十万根钉。但是，在苏格兰高地这种环境中，不可能卖掉一千根钉——一千根钉不过是制钉工在一天内的产量。

和陆路运输相比，水路运输为所有的行业开拓了更大的市场。因此，在海边，在航河两岸，各种行业自然而然地开始细分和改良。这些改良常常要很久才会普及到内地。

关于合股公司

根据国王特许或议会法案批准的合股公司 (joint stock companies) 在许多方面不仅与受管制公司 regulated company 不同 而且也与私人合伙公司 private copartneries 不同。

第一点 在私人合伙公司中 没有公司的同意 任何合伙人都不能把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他人或者介绍新成员到公司中去。但是，在按规定提出要求后，他可以从合伙公司中退出，可以要求其他合伙人退还他的普通股份。与之相反，在合股公司中 成员不能要求公司退还他的股份 但他可以在没有其他成员同意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他人，从而把新成员介绍到公司中。合股公司股份的价值始终为它在市场上的价格；这一价值既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其所有者持有的公司股票上的数额。

其次 在私人合伙公司中 每个合伙人都必须以其全部财富对公司所发生的债务承担义务。与此相反，在合股公司中，各个合伙人只根据其股份承担义务。

合股公司的业务始终由董事会管理。事实上，董事会在许多方面由业主大会控制。但大部分业主很少认为自己了解公司的一切业务 而如果没有斗争精神 他们也不愿自找麻烦，仅满足于每半年或一年一次领取董事们认为数目适当的股利。除有限数目的投入外，投资于合股公司完全没有麻烦、没有风险 这使得许多人——那些轻率地把财富投到私人

合伙公司中的人——在投资于合股公司方面成为冒险家。因此，这类公司一般能吸纳到比私人合伙公司所吹嘘的数量要多得多的股份。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的流通股曾经达到了三千三百八十万英镑。目前，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资本金为一千七百八十万英镑。但是，这种（股份）公司的董事管理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而是别人的钱，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他们会像私人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那样尽心尽力。就像富人的管家，他们容易把注意力投向枝节问题而不是放在维护主人的名誉上并且他们很容易忘却这一点。因此，在股份公司的业务管理中，漫不经心和浪费总是无所不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事外贸业务的合股公司很少能够与私人探险家竞争。没有专营权，它们很少能取得成功；而且，在有专营权的情况下，它们仍经常失败。没有专营权，它们一般无法管理好贸易业务而在有专营权时，他们既管理不好贸易业务又会限制贸易。

但是，资本适度的由小数量的业主组成的合股公司很接近私人合伙公司性质，可能能够具有类似的尽职和专注程度。

关于教育

在劳动分工过程中，绝大部分靠劳动谋生的人，即大部分人口，他们的职业局限于几个——常常为一到两个——非常

简单的操作上。由于大部分人的知识必然形成于日常工作中，所以，毕生进行结果相同或近乎相同的几个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知识或施展自己的发明才能去寻找消除困难的捷径 因为困难永远不会出现。因此 他必然丧失使用知识的习惯，一般会变得愚昧和无知——对人类来说 这是可能的。头脑麻木不仅会使他无法领会或进行理性的交谈 而且无法找到宽宏、高尚和温顺的情感 因而对于私人生活中的许多日常责任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也没有能力对伟大的国家利益作出判断 并且 除非付出极大的代价使他发生改变，否则无法使他能 在战争中保卫国家。单调静止的生活也必然消磨光他的勇气 使他对战士的无规律、不确定和冒险的生活感到厌恶。它甚至会消耗他的体力，使他无法在自己生来注定从事的职业以外坚韧勇敢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因此 他对自己特殊的业务的娴熟是以牺牲脑力、社会能力和作为男人而具有的能力为代价的。但是，在每一个进步的文明社会中 除非政府花气力防止 否则 这将是辛勤的穷人——也就是大部分人口——必然要陷入的境地。

而在一般所谓的野蛮社会——狩猎社会、游牧社会甚至在工业进步和对外贸易发展之前的原始农业社会中，又是另一种情况。在这类社会中 每个人都从事多种职业 这迫使它们运用自己的能力，为消除不断出现的困难发明各种便捷途径。发明源源不断 头脑没有愚钝之虞 而在文明社会中 几乎所有社会底层人民的头脑似乎都麻木不仁。在所谓的野蛮社会中，就像已经看到的那样，人人都是战士。在某种程度

上，人人也都是政治家，都能对社会利益和社会的统治者的行为作出相对正确的判断。他们的首领，在和平时期是否主持公道，在战争时期是否领导有方，几乎人人都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在这种社会中，没有人能获得一个更文明的社会中少数人有时拥有的那种深入透彻的思维。但是，在原始社会中，每个人都得从事许多职业，而整个社会中的职业种类并不很多。每个人都做或能够做他人在做或能够做的几乎每件事。人人都有相当程度的知识、天份和发明能力，但极少有人出类拔萃。但是，仅仅这种人人都能达到的程度，一般也足以应付社会的各种简单事务。相反，在文明社会中，虽然大部分人从事的职业种类并不多，但是整个社会的职业类型几乎有无穷之多。对于少数自己没有特定职业而有闲情雅致考察其他人职业的人，种类繁多的职业为他们提供了几乎无穷的思考对象。思考如此多的对象，在无穷尽的比较综合中，必然锻炼他们的头脑，使他们的知识变得更加深入和全面。但是，除非这少数人偶然置身于某一相当特殊的环境中，否则，他们的能力可能对善政或社会的福祉无补，尽管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沾沾自喜。虽然这为数不多的人可能能力非凡，但是，人性中较高尚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在大部分人口中可能消失殆尽。

在一个文明的商业社会中，对普通人的教育要求全社会而不仅仅是有地位、有财产的人给予重视。有地位、有财产的人，在进入他们借以在世上立身的特殊行业、专业或职业以前，一般是十八九岁；在此之前，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获得能给予他们世人的尊敬或能使他们值得为世人尊敬的一切训练，

或者至少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在以后获得这些训练的准备。

普通人又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接受教育，甚至在幼年时期，他们的父母也很少有能力养育他们。一旦他们能够工作，他们就必须谋职糊口。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一般很简单、很单调，对增进知识无补，同时，他们的劳动又没有间断，松懈不得，这使他们没有闲心从事甚至思考其他事情。

然而，在文明社会中，普通人虽然不能受到有地位、有财产的人那样的教育，但是，读写和计算等最基本的教育可以在生命早期获得，因此，甚至大部分生来注定从事最低级职业的人，在受雇于这些职业前，有时间获得这种教育。只要很少费用，国家就能促进、鼓励甚至强制全体人民必须获得这些最基本的教育。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资本论》中的有关论述^{*}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出生于德国的特里尔；
1841年获耶拿大学博士学位；1849年后，他定居伦敦，在
大英博物馆开始了系统的经济学研究。他的三卷本著作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 本译文摘自《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
译局译。原文摘自 Samuel Moore 和 Edward Aveling 根据德文第三版翻译的英
译本，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